



冬日笔触

□高丽秋

这座城被大雪覆盖，漫天雪花簌簌而落，不可捧在手里，不能踩在脚下，扫出一条小径，在亭台楼阁前驻足，惊叹于雪的洁白，软得奶油一样无形又随万物之形，白得容不下任何杂质甚至一个妄念。每朵雪花都有各自的使命，完成一次由液态到固态，再从固态还原液态的运化过程。落雪无言，在浩浩荡荡的冬季，演绎年华的起伏，铺设北国的奢华。

雪后出行，需要庞大的衣饰配置，渔夫帽、绒线帽适合各种场合，佩戴好蓝色的马海毛围脖，仿佛回到了多年前，赶赴那次蓝色的邀约，一场蓝色之殇。宽松的棉服、阔腿裤，厚厚的针织手套，憨憨的雪地鞋，置身在零下十几度的北风中，并不会觉得寒冷。

户外漫步，阳光正一点一点灼热冰雪，一点一点驱逐冷气。在晴朗的天空下行走，心中总有几分娇纵阴暗滋生，被光线宽溺得无拘无束。辽阔的天空和结了薄冰的水面，相互呼应，蓝得通透、纯粹，卧在眼前，寒意和凤一起注入体内，这样的冷静与平静是禅修后的自在逍遥。大地、树木，皆是土黄、灰褐，使人找到家园感、归属感。每一步行走都落在泥土上，尘埃中长出花朵，生出万物，也曾踏出生命的痕迹。

信步走在河床上，芦苇摇曳着蓬松的绒毛，在阳光下绘出一片镀金的柔软，让内心沦陷在《人间食粮》的哲思里，感悟出幸福的真谛。如果此时与雪交映在一起，才是最佳融合，雪花飞、芦花飞，万物共白首，岁月的风情在白茫茫的芦花上漫溢，成为一首素颜诗句，删除所有辞藻堆叠，只留下清瘦的风骨。偶尔，天上有几片云，扯着悠闲的白絮在风中游荡，阳光刺透云层，照在脸上，是滋补佳品，只需仰起头，就会接纳宇宙中最高级的福祉。最适合着美拉迪色系冬装，这种山川、大地、河流的颜色，不与花红柳绿的妖娆争宠，只是静静地烘托出生命的容颜，阐释初冬的静谧与安详。爱上这大地般质朴的色彩，渲染出如此深沉和寂寥的内涵。风在身边围绕，我非我，亦非我，生命的方向顺流而下，一叶扁舟载着风花雪月，也载着市井烟火，左右顾盼中有着最真诚的祈祷，盼望一个四季轮回的圆满，拥抱一个喜极而泣的邂逅。

当然要去街拍，行走的身姿会成为寒冷中的一抹惊艳。在墙壁洁白的服饰店门前，或眺望或回首，让举手投足间留下过往的云淡风轻。店内的小物件、小摆设，在冬日暖阳映衬下，闪着温情的光泽，投射到心头，惊鸿一瞥般地向往昔轻轻作别，镜里镜外，释放时间的浩瀚无限。也可在小店前的悬铃木下徘徊，一枚枚果子高高地挂在枝丫上，褐色的外壳壳尖刺刺，它是悬铃木最大的荣耀，风吹不落，雪打不散，连同风干的记忆悬挂枝头。

更需徜徉在郊外，高大的杨树上，栖息着成群结队的鸟雀，它们从远方越过千山万水，在此歇息，时而飞翔空中，漂亮的羽翼划过冬天的寂寥；时而俯冲落到枝头上，啄食又甜又酸的红海棠果；时而在树枝上静静休憩。鸟的倩影即是树的花朵，花蕾般密密麻麻地占领枝头，这阵势之大，有攻无不破、战无不胜的大军压境之感。黑色喜鹊自由穿梭，身体滚圆丰硕；蓝绿色翅膀的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一张红红的嘴，喜欢在林中穿梭；朱顶红小巧玲珑，头上点着一抹朱砂；太平鸟色彩艳丽，头顶一凸凸的冠冕……不知它们生得怎样一双慧眼，才能透过雪野，觅到珍贵的食物，应该有一股超乎人类的灵动气场。似乎受到什么惊扰，成百上千的鸟同时扑啦啦飞向蓝天，街着泰戈尔的诗句：“天空留下不下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

天色渐渐暗淡，踱步而归。原本灰蒙蒙的天空更加迷离，透过窗棂向外眺望，灰白的建筑被夕阳吞噬，亮起灯的窗口，露出橘黄色的光晕，把冬天的氛围涂抹得酣畅淋漓。窗台上的绣球花开得清新淡雅，蓝紫色混合的球状花朵，似乎泅渡在冰蓝湖水中，有泛起的月光，以及冰冷的洁白，叠加出一层层涟漪，似乎正把幽梦轻揽入怀。窗后的壁炉，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圣气息，系着围裙的女主人忙来忙去，热气腾腾的晚餐，共进晚餐的家人，是最温馨的场景。

外面寒风凛冽，室内灯火通明，需要一个西式的壁炉，把炉火烧旺，餐后女主人坐在火炉前读书，喝咖啡，织毛衣或追忆，抱枕后的表情妩媚且明媚，熊熊的火苗舔着炉顶，释放出热烈的光芒。把内心的一角掀开，把昨夜的黑暗驱逐出境，把纯真结晶成一部童话，使人看到她心灵的丰饶与端庄。

冰封的河

冰封的河
一个转身跃在天上
冰凌以及渔网的漂浮
似白玉钉缀在洗蓝的幕上
人字形雁队恍然是长出翅膀的鱼

越冬的荷塘

这片正在越冬的荷塘
就像一座荒废多年的喷泉池
水管 喷头
锈蚀成黑色的脆弱

水仙花

雪一直下
窗台花盆里
风起 萧瑟
山水一程一程地憔悴
唯一一茎脐带被水仙花苞提着一提再提
提成一枝独秀
提到思念的高度
提到你能看见的地方
只为那一声绚丽的绽放

雪

一张白纸凛冽着上天的体温
也跋涉人间的温度
纸很厚 厚到至昧
纸很阔 阔至崎岖
此时 炊烟正在一张白纸上
画人间至味
路边一枝花印上了一方中国红

大风吹

大风把黄昏压低 也把尖锐的呼啸拉高
树大与不大都招风 披头散发
大风解开一个女人的头发 全乱了
大风要拦住她和她的三轮车
却拦不住她紧绷在脚蹬上的脚板

火炉内胆沁出的汗 湿透了她的衣裳
她就从板栗内部取出孩子们的笑脸
一如她习惯于在披星戴月语境里
扦插上春天的影子

冬天辞

(组诗)

□孙松铭

农历的十一月也称畅月。天人畅月，树叶几乎掉光，整个东北地区完全露出它赤裸的面目。人们都穿得规规矩矩、严严实实，用棉衣将自己包裹起来。畅月正是由初冬转隆冬，由冷变寒的时节，南风被北风压得抬不起头来，秋的残部再也抵挡不住冬之大军凛冽而至的步伐。赤裸的大地已被怒吼的朔风驯服，朔风化作冬的牙齿和舌头，肆意舔舐咀嚼着所有弱小卑微的生命。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时节里，朔风如利剑，割割枝上瑟瑟的枯叶，刺向路上寥寥的行人。

朔风是畅月的标志，也是寒冷的使者。朔风是肆意的，它疾速地打着旋涡，吼叫着把落叶尘埃吹得很高很远，天地间残山剩水无可奈何，憔悴得见不到一点绿意。一场大风就可把气温从零上降到零下十几度。风昼夜不停地刮着，所到之处毫不留情地腰斩了温暖的狂想。肆意过后风儿也会打个盹儿，哼唧着睡上三天两早，养足精神，爬到枯瘦的枝头，又怒吼起来。朔风安宁的日子里，冷意在持续着延伸着——直到第一场风雪的来临。在下雪的当口，你会感觉到从春到冬，一年所积淀下来的污垢被掩盖住了，进而被消灭于无形。雪于寂静寒冷的夜里作无声的蹁跹，会让人心情放松。如果此时你在雪地里行走，雪花被风带到脸上，带着丝丝凉意，会感到大自然的博大和生命的美好。

朔风在天地间叫吼，虽然激荡，虽然猛烈，但人们脚步匆匆，回到温暖的小窝，更感觉到家的温暖。冬天是一个让人安静的季节，窗外越是风声呼啸如刀，心中反而更容易平静似水。当内心安静下来的时候，人们自然就有了怀旧的念头，于是，几十年前的旧事就会如放电影徘徊于眼前心间。

在这寒风凛冽的畅月里，我还去了一趟地处大兴安岭南麓的阿尔山，在这座以温泉和滑雪著称的小城，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寒风如同利剑般袭来，耳边的朔风就像在吹奏一支支口哨，如果站在大街的风口上，强风会把你吹得站不住脚甚至带出很远。夜里醒来，零下四十度的低温下，风会更大，呼啸变成了咆哮，感觉风就要将住的客棧摔碎，当听到这呼呼作响的吼声，你就会体会到自己多么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呀，是那般的无奈无助。在寒冷的冬季，阿尔山人比我们更能体味环境的狰狞和生命的坚强吧。或者说更懂得忍受和承受，更懂得随遇而安吧？

冬韵

(外一首)

□郝成礼

北风寒刺骨，细水冻结冰。
厚雪埋坡草，青松立峻峰。

雪之韵

凛冽寒风瑞雪纷，市容净化洗霾尘。
琼花敬奏凯捷韵，切盼丰年五谷芬。

大雪

(外一首)

□吴晓波

大雪是有灵性的 我相信
母亲缝制的棉花被一上市
天地有些冻了
大雪便加紧赶制一件银袍子
鹅毛的洁白 芦花的轻盈
都被缝制其中 又白又厚

村后的小山冻醒了 轻轻一咳嗽
大雪便纷纷扬扬落下来
给大地从头穿到了脚
仿佛一切都冻了下來

只听得到村庄烟囱的导气管
与天空相互问候
只听得到母亲灶上的锅咕咕响
说冰封的日子有滋有味

只听得到雪下的麦苗与油菜
跟炕上裹着棉被的孩子们一样
使着劲地伸腰与蹬腿

是的
大雪之后
一段阳光明媚的春天
伸伸腰 蹬蹬腿 便能够到了

小径

大雪之后
盘绕村庄的小径
一夜开小差跑光了
只有村前的大山和村后的柳树
还在忠诚地举着指南针
不过没有关系
小径的那点弯弯绕
就如藏在村民肚子里的肠子一样
挑着担子的村民只要一出门
冒着烟气的火脚一咯吱咯吱响
所有的小径又都露头了
它们就像调皮捣蛋的孩子
被村民们拎起耳朵
一一领回家门

节气
大雪
雪落知寒意
热情暖寒冬

●赏析

绕阳河的传说

□洪曙光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很久很久以前，绕阳河也有一个很美的传说。关于绕阳河的传说，您有所耳闻吗？

夏夜，星光满天。屋檐下，祖母和我坐在长凳上，看星星点灯。这个时候，我老缠着祖母给我讲故事，祖母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搂我在怀里，给我讲起烂熟于心的关于绕阳河的传说。

相传，绕阳河里住着一條小白龙。他生性善良勇敢，总是想办法为河两岸的人们出力办好事。一年里，春耕、夏长、秋收、冬藏，小白龙总是有的忙。他要看准时机为人们行云布雨。一年四季风来雨去被小白龙调动得尽如人意。生活在河岸边的人们过着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人们的生活得到了龙神的庇护，逢年过节大伙伙欢天喜地的杀猪宰羊在河边做祭祀活动，以感谢小白龙的功德。

这一年，春暖花开的“上巳节”到了，人们在岸边又一次开启祭祀。

古时候的上巳节简直就是青年男女的“情人节”。男女老少在河岸上拜祭龙神，青年男女们在河岸上载歌载舞。热闹的场景一直闹到天晚。人们摸黑往家走，路上总有人磕磕绊绊地摔跟头。小白龙看着心急，飞到天上，一口气摘了许多星星挂在路旁，照亮了人们回家的路。

不承想，这件事被掌管群星的大神“斗姆元君”知道了。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告了小白龙的状。小白龙犯了天规，玉皇大帝盛怒，派天兵天将下界捉拿小白龙。从此，小白龙被押回天界，被长久地拘留起来了……

小白龙从此走出了人们的视野？不，小白龙的形象被人们深情描绘，它的精神被人们代代相传。

如今，回想着绕阳河的传说，回想着我的老祖母，我们都变成了时间里的故事。

畅月朔风吼

□孙柏文